



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
爱

徐德新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 爱

徐德新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徐德新著.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978-7-5605-4567-7

I. ①生…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7225 号

书 名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
著 者 徐德新
责任编辑 雒海宁 周 冀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3 **字数** 224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605-4567-7/I·48

定 价 2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5248 (029) 82665249

投稿热线: (029) 82668525

读者信箱: xjtu_hotreadin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酒吧有美女

你一定会在酒吧里见到一些漂亮姑娘，我说的是那种真正的美女。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你或许有机会和她坐得很近，有机会和她搭讪，甚至有机会和她喝上一杯。如果你不是一个小气得令人发指的男人，你一定会抢着替她买单，然后，你一定会彬彬有礼地问她：小姐，我可以送您回家吗？

当然，我说的是那种真正的美女，并不是随便哪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女人都有那么大的魅力。我曾经在一些私人场合碰巧见到过一些当红的电影女明星，不骗你说，她们中的大部分其实丑的无法形容，害得我从此再也不想看任何电影。于是，我认为天底下最假模假式的东西就是电影和电影明星了。每每听到一些年轻的女粉丝们议论着哪个女明星有多么多么漂亮，我都情不自禁地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我知道这种感觉说出来很不好，但是我实话实说，有些“所谓”的明星美女其实长得实在难看。

“叶老板，对不起，您要的喜力啤酒刚好没有了。”年轻的酒吧女服务员走过来，彬彬有礼地对我说。她的声音打破了我独自遐想的思绪。可能因此我患上了“电影恐惧症”吧，所以，只要一闲下来，我宁愿选择呆在酒吧里面消磨时光，也不愿再去看电影。酒吧有美女，我知道，这是全世界酒吧长盛不衰的秘密。

“哦，没有关系。”我回过神来。由于我经常光顾这家酒吧，这里的服务员差不多都认识我。

“要不给您来个科罗娜？”她小声地问我。

“可以，谢谢。”我说。

我先前那么说，如果你以为我来酒吧是为了看美女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实话告诉你，本人对美女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就是那些我认为“真正的美女”的美女，也很难再打动我的“芳心”。“芳心”？姑且这么说吧，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词儿来形容我在这方面的感受。说实话，像今天一样，我很多次坐在“天使”酒吧里，其实纯粹只是为了喝酒。顶多，是为了能尽情倾听这里的萨克斯曲罢了。



“对不起，叶老板，给您推荐的科罗娜刚好也没有了。”先前的那个女服务员走过来，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哦，没关系。”我和颜悦色地说。谁叫她那么有礼貌呢，尽管她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个美女。

“要不给您来个嘉士伯吧，您看怎么样？”她继续小声地问我。

“可以，谢谢！”我说。

酒吧总是个暧昧的地方，这一点我承认。但是实际上，我眼里的酒吧里只有酒，没有女人。不过，这么说并不准确，或许是因为我心里已经住了一个女人，且只有她一个人，那就是我的老婆梅红。当然，心里只有老婆，并不说明我不能到酒吧来喝酒。我这辈子最大的两个享受，一个是老婆，另一个就是酒。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梅红，关于我，她了解的可能比我自己还要多。她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女人，绝对不会向你撒谎。

“真的对不起，叶老板，就这一会儿嘉士伯也卖完了。”那女服务员走过来，尴尬地对我说。

“没关系。”我有些沮丧，但没有发作。谁叫她那么有礼貌呢，尽管她远不是一位美女。

“您看，还是您自己点吧！”她微笑着说。

我坐不下去了。“我明天再来。”我站起身对她说，“今天还有点事情，我得走了。”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叶老板。”她咧嘴笑一下，说：“您明天来，我请您喝一杯。”她那么一咧嘴，就更不像个美女了。

嗨，光顾着聊啤酒和美女，差点儿忘了做自我介绍。我，名贵姓叶，单名一个天字；男，35岁，当过失败的诗人和作家，也干过成功的记者，目前独自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在2010年的北京，像我这样不大不小的公司老板成千上万，随便扔个酒瓶，都能砸到那么一两个。

我走出“天使”酒吧，一时无处可去。一看手表，刚刚下午6点钟光景，慧忠北路上正热闹。我一边点上一支烟，一边就那样无所事事地站在马路牙子上。我想，如果我还是25岁的年纪，我肯定不会就这么便宜了这家酒吧。我估计我会在里面大声地骂娘、使劲地拍桌子，或者故意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把那个女服务员气得放声大哭、直到老板出来给我赔礼道歉还不肯罢休。最后，我会趾高气扬地对老板说：“您这是个什么破酒吧？成心让我不好过是不是？”老

板则一定会满脸堆笑地安抚我说：“哪里！哪里！您明天来，我请您喝一杯，成吗？”

但是我已经35岁了，不会再去做那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丢脸事。35岁是什么样的年纪？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5岁是一个男人人生的黄金分割点，后退一步是青年，前进一步是中年。一方面，他洞悉了成人世界的一切，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了然于胸，基本没有什么事情能再让他大喜、或者大悲；另一方面，在他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又还深藏着那么一点点“青葱”情怀、一点点所谓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哈欠连天、昏昏欲睡，甚至与别人瞎侃一些低级下流的黄色笑话，也可以来一次“英雄救美”、在回家的路上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正在遭受流氓欺负的年轻女孩。如果这时候你说，你这简直就是胡扯，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的极品男人？那么我告诉你，你很幸运，因为你遇到了我，我就是。如果你碰巧还是一个女性读者，我奉劝你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地对我说——你爱我！即使你真的拥有天使一样的美丽容颜，我也不敢保证我能多瞧你一眼。原因我已在前面说过了。

总而言之，25岁至35岁，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而我这颗金子最终能不能闪闪发光，现在已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不管怎样，如果你了解了我去过的几年是如何走过来的，了解了我的追求、我的失落，了解了我的爱和我恨，你就不会惊讶于我会勇敢地“舍身救美”了。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隐约觉得，一个像我这样的已婚男人，一定会遇到那么一个与众不同的美丽女孩，在深夜的马路边等着我奋不顾身地去解救的。当然，我那么做决不是为了所谓的婚外恋——对于梅红以外的任何爱情，我早已不能承受。

第二章 文学青年

在我25岁的时候，我算得上是一个文学青年，那是在高中时偷偷给女同学写情书后留下的后遗症。虽然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科，毕业后的工作也是在北京一家原子弹零配件工厂里面做机电工程师之类的角色，但我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男青年。这一点，有我写的诗为证：



?
!
.....

我把这首一个字都没有的诗寄给了一家著名的诗歌杂志，直到现在它也没有被刊登出来，我甚至连一封蹩脚的退稿信都没有收到。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几乎是全中国最棒的一首诗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把任何一本诗歌杂志上面的任何一首诗换成我的这个，那本杂志的水平也不见得会因此有所降低；这就好比让我去当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取得的成绩也不见得会更加糟糕。你能看得出来，这两件事情差不多是一样的道理。可惜的是，至今还没有哪一位编辑大人能够慧眼识珠，把我的这首无字诗刊登到诗歌杂志上去，也算帮我圆了我的诗人梦。当然，你知道的，中国足球队至今也没有请我去当主教练，尽管他们的成绩越来越糟糕。

后来我又赶时髦，写起了后现代诗。其中有首写给工厂里我暗恋的一个女孩的情诗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总在我的左边？
我又不是左撇子。
我向左边开枪，
哎！
你却在右边倒下。

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这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你不要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天底下所有诗人都不喜欢读者问他的诗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不过这大概就是后现代的魅力，那女孩居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差一点就要献身于我。我承认，她既漂亮又性感，否则我也不会写诗给她。幸好那时的我还比较纯洁，把男女之事看得相当神圣，才没有立马“笑纳”她的壮举。实话告诉你，我那时候还是个童男子呢。当我后来不小心了解到“凡是有人给她写诗，她都会痛哭流涕”之后，我一口气喝下了整整一瓶啤酒，并且发誓再也不写诗了。中国从此少了一名天才的后现代诗人，那个既性感又爱哭的女孩居功至伟。不喜欢我写诗的人应该向她致敬才对。

在城市里寻找诗意，比在沙漠里找水还难。

当不成诗人，我只好梦想改行当作家了。这个似乎要容易一些。

我瞅准机会，等到妇女节到来的时候，立马写了几篇感谢妇女同志的文章，分别寄到那些著名的杂志社或者报社去；劳动节到了，我就开始歌颂劳动人民；青年节到了，我又把青年们美美地称赞一番……总之，中国一年四季都有过不完的节日，创作素材一点都不难找，难怪中国有那么多数不完的著名作家。又可惜的是，虽然我唱赞歌的水平一次比一次见长，一个年头下来，我把所有的节日都歌功颂德了一遍，就是连清明节都不放过，我的大作还是一篇都没有发表。我天天盼望着我“叶天”的大名哪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某本杂志或者某份报纸上，但看上去那似乎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于是，在我25岁生日那天，我绞尽脑汁拼凑出了一篇名为《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豆腐块文章，借以隐喻自己的作家之路有多么艰难。这回我吸取了教训，为了增加发表的几率，我没有把文章投给那些有名的杂志社或者报社，而是随便找了几家不起眼的街头小报，郑重其事地把它寄了出去。寄完文章的一瞬间，我在心里对自己发狠说，如果连这篇文章都他妈的不能发表，那就证明我真的不是一块当作家的料，还是死心塌地地做我的工程师去吧。

到底是苍天有眼，那篇文章居然在节骨眼儿上发表了。就在我几乎彻底死心、正准备慢慢忘掉作家梦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了一封信，信封里夹着一份报纸和一张写有字的纸条。我打开纸条，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尊敬的叶天先生：

您好！

我估计您是一位先生，对吧？我收到了您寄来的大作《天堂与地狱之间》，虽然文章的立意并不新鲜，文笔也尚欠火候，但是我被您热爱文学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因此还是破例给您发表了。文章就在我寄给您的这期报纸副刊的最后一版，我稍微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想必您是不会介意的。欢迎您能多多创作，多多来稿。

三八妇女报文学编辑 梅红

2000年7月8日

看字迹和那落款的名字，我确信给我写这封信的应该是一位女士。我又急忙打开报纸，在副刊的最后一版寻找起我的大作来，最后终于在最左边最下方最不起眼的位置看到了我的处女作，上面赫然署着“叶天”的大名。再仔细一





看那文章，篇名倒是没有改动，不过奇怪的是，整篇文章总共300个字不到，其中有100个似乎都不是我原来写的了。我对着报纸把那篇文章字斟句酌地读了好几遍，最后觉得还是发表出来的版本要好得多。“编辑可不是吃素的。”那工厂里有个也喜欢写作的朋友曾经这么安慰过我，直到那一刻我才相信了这句话。

不用说，我兴奋得要死。我把那张报纸偷偷贴到工厂的宣传橱窗里去，幻想着人们下班经过时总有那么几个人能够看得到，然后还准会有人惊讶地大声称赞说：“嗨，瞧那个叶天，还会写文章呢，真不赖！”如果有人怀疑说：“这是我们厂的那个工程师吗？”这时我就会假装正好路过那里，接过他的话头说：“是啊，没错，这篇文章就是我写的，您多多指教呀！”但无比可惜的是，那报纸在那儿贴了有一个星期多，除了我自己躲在旁边鬼头鬼脑地顾影自怜之外，始终没有一个人对我的文章哪怕瞥上一眼。

最后倒是工厂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把我叫了去，问是不是我把那报纸贴进橱窗里去的。那是个大胖子，脸上的横肉长得都挂不住了，颤巍巍地直往下掉。我记得他翻着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问道：“叶天同志，谁给你权利往那里面贴报纸的？”

我忍不住笑着说一句，您看上去真像一个国民党特务——我总是喜欢那么实话实说——大胖子先是一愣，接着眼珠子一转，随即哈哈大笑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叶天小老弟，你的文章写的是不错！很不错！非常之不错！不过，你要是觉得我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你可以直接与我交流嘛，何必这么偷偷摸摸地拆我的台呢？”

我忽然觉得有一股冷汗从后背“嗖”地冒了出来，连忙辩解说：“领导，我没想拆您的台来着，我就是想让大家给我指点指点哩。”

大胖子又咧嘴笑一下，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咧嘴笑的人心有余悸了：“小老弟啊，我可是干了几十年的革命宣传工作。这么说吧，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你那点心思我还看不出来？”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两束像晚上手电筒打亮后发出的强光一样盯着我的目光，我当时想他那么胖可能是因为盐吃得太多了。他没准儿还以为我看上他的宣传部长职位了呢，他的思维居然还完全停留在上一个世纪。

不过，我还是像一个没有经受住拷问的嫌疑犯一样，很快就向他彻底招供了。三天之后，我竟被工厂人事科调离出机电设计室，他们派我去地下室看管水泵，和那些粗野的工人师傅们一起轮流值班。尽管我那时候已经是机电设计

室的技术骨干，但是他们不管，他们才不会在乎水泵的功率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电极是接正了还是接反了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以我缺乏锻炼为名，堂而皇之、干脆利落地把我打入了地下室。

地下室又不是地狱。虽然工人老大哥们对我的遭遇总是免不了有些大惊小怪，但是我的心里其实比大胖子那些人更不在乎。你知道的，我已经看见自己头上闪耀出作家的光环，才不会在乎什么机电、水泵之类的，那些钢筋铁骨的玩意儿本来就引不起我多大的兴趣，设计或者看管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区别。果然不出所料，在地下室值班的时候，我基本就是干一些擦擦灰啦、抄抄表啦一类的小体力活儿，轻松自在不说，时间倒是非常充裕，正好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写作一部酝酿了很久的长篇小说。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要想真正成为一名作家，至少得出版一两本书——出诗集当然是没有指望了，我只好打起了出长篇小说的主意。

我把抄水泵读数的表格拿在手上，下面就夹着写小说的稿纸。脑袋里一旦有灵感之类的东西冒出来，我马上就在稿纸上写写划划、涂涂抹抹一番。我当然知道这种方式非常危险，随时可能被人发现，因此我不得不做得非常隐蔽。比如说，如果我正在写着写着、忽然有人朝我走过来的话，我就会拿起表格在稿纸上一挡，然后装模作样地伸出脑袋查看起水表来。由于我每次都做的天衣无缝，居然一直没有人发现我的这个秘密，有个好心肠的老工人师傅甚至还主动跑到厂领导那里去表扬我工作相当积极。因此，我在那地下室里呆了大约三、四个月的时候，工厂人事科决定又要把我调回机电设计室。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值班，一如既往地偷偷写着我的那个小说，忽然感觉有人朝我走了过来。我扭头一看，是工厂人事部门的负责人。

等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照例我已经把稿纸藏好了，正做出准备抄水表的样子。

“啊，叶天同志，你好！”他主动向我打招呼说。

“领导好。”我老老实实回答。

“你辛苦啦！”

“领导辛苦。”

“在地下室工作，看上去怎么反而晒黑了呢？”他乐呵呵地看着我说。那是个即将退休的老同志，他那会儿觉得我皮肤黑可能是因为地下室光线不好。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地关心我来着。

但我却想都没想就回了他这么一句：“领导更黑！”



那会儿我脑袋里还在琢磨着自己小说里面的情节哪。

“呃——嗯？哈哈！”他抬头四顾望了一圈，又望了一圈，最后竟然大红着脸说：“叶天同志真幽默啊，真是幽默得很呢！”

就这样，我不幸被留在地下室继续看管水泵，再也没有人提起过把我调回机电设计室的事情。我当然也从未托人替我求求情、或者活动活动什么的，我真心觉得那是一个不错的差使呢，那地下室简直就是上帝赐予我的天堂，尽管有人把它看成地狱。

谢天谢地，好在工厂没有做出开除我的决定。“黑脸事件”以后，我反而一心一意沉湎在了自己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当然，在偷偷摸摸写那个小说之余，我还偶尔给梅红编辑寄去即兴创作的一些小文章，梅红居然又在他们报纸上零星地给我发表了两三篇。嘿！你看，有人可以让我长时间地呆在地下室，却不能阻止我的名字不停地出现在报纸上，虽然那报纸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喜欢看。

第三章 萌动

“先生，要光盘吗？美国大片、国产电影，什么样儿的都有。”一个中年妇女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小声地问我。7月，正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刚刚下午6点钟光景，大街上正阳光灿烂，一片喧嚣。太阳像要从蔚蓝的天空中跳下来一样，散发出炙热的火光，扑打在行人的脸上，没有几张脸面带笑意，因为这会儿的确太热了。阳光普照下，我看见许多人的脸上都流淌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子，只要不时拿手抹一抹脸、再甩一甩胳膊什么的，成串的汗珠子们便纷纷滚落在地上，跌进白得耀眼的尘土里，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不需要，谢谢！”我回答她说。手里的烟刚好抽完了，我马上又点燃一支叼在嘴里。我最讨厌看电影了，尤其是国产电影。那些在银幕上风光无限的明星美女，其实大部分丑的无法形容。一想起这个我的心里就直起鸡皮疙瘩。

一对年轻的情侣从对面跑过来，眼看就要与我撞个满怀，我马上友好地一个侧身，让他们先过去了。那好看的女孩对我莞尔一笑，说一声：“谢谢您！”这让我的心情愉悦了不少，我也友好地对她说一声：“不客气。”

首次遇见梅红是在我的处女作发表整整一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科

学日报》社的一名记者。实话对你说，我真的不是一块当作家的料。“潜伏”在原子弹零配件工厂的地下室里写完了那部长篇小说后，我几乎找遍了全国各地的每一家出版社，结果没有任何一家肯为我出版。很快，我知道我不能再那样写下去，发表一篇豆腐块文章的稿费还不够我喝一顿啤酒的。我必须重新找一份工作，我不可能在那个地下室里一辈子看管水泵。虽然我曾经把那里视作我的天堂，但是看管水泵却并不是我的本意。孙悟空上过真正的天堂，玉皇大帝要他看马他也不乐意。

有一天，我在本市最著名的《城市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是一家名叫《科学日报》的报社在招记者，应聘条件写着：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理工科背景、文笔优秀者，优先考虑。”

我兴奋得一下子跳了起来，这条件不正好是给我量身定制的吗？我马上把自己的学历证明、工程师证明等等，以及梅红编辑给我发表的那几篇文章一股脑儿给人家寄了过去。当不成诗人、作家，当个记者什么的也挺不赖，反正不都是写字儿的么，差不多就行啦！你看，我的要求其实也并不怎么高。

正如你所猜想的那样，我顺利地就被那家报社录取了。我听后来的一个同事跟我说，社长一看到我的材料，立马认定我是一个有理想、有思想的好青年，毫不犹豫就把一个录用名额送给了我。嗨，天生我材必有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意气风发的话说的恐怕就是当年的我。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梅红，关于我，她了解的可能比我自己还要多。她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女人，绝对不会向你撒谎。当然，社长的眼光也绝对错不了，我的的确确是一个好青年，百年一遇的好青年。

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同事，其实是我在《科学日报》社的顶头上司。他叫王京，科技新闻部主任，比我只大了三岁。我到报社报到的第一天，胖胖的人事部李主任就把我介绍到了他那里去。李主任是位三十来岁的女士，除了有点胖，其实长得还是蛮漂亮的。

“社长亲自安排的，说要把你放到最关键的部门去。”她好心好意地对我说。

“哦！”我有点受宠若惊，同时心里还有那么一点儿得意：“是哪个部门啊？”

“科技新闻部。”她说。说完她就在前面带着我走过去，两片丰满的臀部



一扭一扭的，看着相当不错。我在工厂里暗恋过的、还给她写过诗的那个女孩，也有那么两片丰满的臀部，我曾经差一点就把它们据为己有，如果我当时愿意的话。

实话跟你说，我对性这玩意儿觉悟得相当晚。一直到大学毕业，我跟女生连话都不怎么说，更别说拥抱接吻等等的享受了。男生们倒是经常和我说起找女生去开房的事，我一直都不相信那是真的，总骂他们不过是过过嘴瘾、吹吹牛皮而已。每当那个时候他们就对着我神秘地笑，仿佛他们一个个都是情爱老手，而我就是个连屁股都没收黄的傻瓜蛋。其实我跟你说，到现在我都不太相信大学女生都真的喜欢跟男生上床，总有那么一两个跟当年的我一样守身如玉来的。你说是不是？

不过，那天看到李主任的时候，我忽然一下就想起了那个差点破我童男之身的女孩，想起了她撅起光屁股对着我的样子。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或许意味着我的性觉醒终于在那一瞬间开始萌动了。不怕你笑话，我自己都觉得那萌动来得太晚了一些，真的有点儿对不住女孩子们。你知道的，那会儿我已经25岁啦。

李主任当然不知道我会在这个时候想那种事情，她只是不停地回头对我说：“跟我走。”我明白这会儿不宜问得过多，就不怎么说话了，只跟着她往前走，很快就到了科技新闻部主任办公室。

王京是个高大威猛的家伙，我跟着李主任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站在办公桌旁浏览着一本什么书。李主任一见到他，马上对着他妩媚地一笑，然后指着我说：“王大主任，这位就是新来的叶天同志，我把他交给你啦。”

王主任没有看她，而是径直把手朝我伸过来说：“是叶天啊，欢迎欢迎！”别看他个头威武，他的手握上去却柔软细腻的很，感觉与十来岁小姑娘的手差不多一样。听他的口气，想必他已经知道我被分配到他这个部门了。

“请您多关照。”我握着他的手，客客气气地说。

他把手抽回去，胳膊在空中挥了一个圆满的圈，乐呵呵地说：“以后我们就是同事啦，互相关照，哈哈！互相关照。”

老实说，我对我这个顶头上司的第一印象不错。李主任见我们说话还算投机，就在一旁说道：“叶天，从今天起你就算正式开始工作了。你们继续，我回去啦，拜拜。”说完就朝王主任眨眨眼、对我挥挥手，然后转身扭着她那丰满的臀部走了。

见她走远了，王主任才叫我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随后自己也坐

在他的办公椅上对我说：“好吧，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机电工程师不当，要我们来报社当记者呢？”

这个问题李主任已经问过我了，我又耐心地回答一遍：“因为兴趣，我就是想当记者，从小就想当记者来着。”这是实话，我小时候也的确梦想过当记者。

“因为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一级？”他咧着嘴问。

“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更重要的是另外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实话实说。我的确非常喜欢这句话。

“社长很欣赏你。听起来你的确是一个有理想、有思想的好青年。”他一边翻着刚才那本书，这时我看清了，是一本科普之类的杂志，一边不时地看看我。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把目光停在杂志的某一页上问我：“你了解原子弹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我立马回答说：“我刚刚从那里辞职出来的那个工厂，就是制造原子弹零配件的，此前我是那里机电设计室的技术骨干。”想来王主任没有看过我的详细资料，他要是看过的话，就不会那么问了。

“哦！”他点了点头，忽然又问：“那么，你知道人造太阳么？”

这也难不倒我：“原子弹是由原子核裂变而释放出能量，人造太阳则恰恰相反，是由原子核的聚变而积聚能量。裂变是破坏性的，聚变则是建设性。目前原子弹技术已经被人类所掌握和应用，而人造太阳尚处在研究阶段，一旦有所突破，将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飞跃。”

在我回答这些的过程当中，王主任时不时地点一两下头，似乎很满意的样子。最后他合上那本杂志问道：“你能不能再形象地给我解释一下，原子弹和人造太阳的区别究竟是怎样的？”

我认真思考了约莫七秒钟，然后回答他说：“对我们人类来说，原子弹就好比地狱，而人造太阳则好比天堂。”

“啊哈！说的好。”王主任爽朗地大笑起来说：“社长的眼光的确不错，他一看到你的资料，马上就决定录用你了。在这里好好干吧！伙计，你会很有前途的。”

我想这回我是找对地方了。王主任看上去一点派头都没有，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领导者模样，我感觉我跟他应该很合得来。

实际上，那天我更想向王主任展示一下我的写作功底，但是他对那方面好像并不怎么感兴趣。如果他还要继续考验我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把自己发表



的处女作流利地、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但是有点儿意外，我的顶头上司对我的考验很快就结束了，我顺利地通过了考验。不管怎么说，我当然还是很高兴的。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吗？告诉你，大概就是古代人中举的那种感觉。对，范进中举，差不多就是那样的。

第四章 初遇

我在王京手下干的很顺利。还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就被提前转正，成了《科学日报》社的一名正式在编记者。按照报社的规定，新进人员至少需要三个月的试用期，但是由于我的表现实在过于出色，打破报社历史，第一次破例给我提前转正了。

这一次我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我偷偷跟你说，由于在原子弹零配件工厂受到过必要的“实践锻炼”，我非常巧妙地把我工作的成绩全部算到了王主任的名下。据说王主任在报社里的地位因此扶摇直上，很有可能成为报社最年轻的副社长。

“兄弟，你干的不赖！”一天中午，报社专门为我们两个举行的庆功午餐刚一结束，王主任就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握着我的双手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以兄弟相称，你看如何？”

想不到他还那么讲江湖义气，我当然更没有什么可说的：“能跟您做兄弟那是我的福气，我以后就叫您京哥。”

“京哥，哈哈，京哥，听着倒是不错。”他又拿胳膊挥了一个圆满的圈，乐呵呵地说：“也不用讲究那么些形式，以后咱俩之间直呼其名即可。呃，你也用不着称呼我说‘您’‘您’什么的，就说‘你’，记住没有？”

既然他那么坦诚，我当然欣然笑纳了他的好意。我前面说过的，我对他印象不错，我喜欢与坦诚的人做朋友。

“那么，今天晚上我请你喝一杯，如何？”我说。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他非常喜欢喝酒。

“好啊，没问题。”王京飞快说道，忽然又想起什么似地说：“你稍等，我确认一下。”

他打了个电话，好像是与一个人在商量晚上怎么安排的事情。我听见他在电话里说：“今天晚上一个同事说要请我喝酒……你也想去，那太好啦！”他打完电话，冲我打了一个响亮的响指说：“OK！我们6点钟在‘天使’酒吧见。我女朋友也去，你不介意吧？”

“啊哈，我可没有女朋友能带着去。”我说。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你现在可是报社里的红人，暗恋你的女同事绝对不低于一个排，只要我一说，保证她们没有一个不愿意的。”他又爆发出他那标签式的爽朗的笑声。

“你还是饶了我吧，”我说：“给大哥当电灯泡，小弟我义不容辞。”

“记住，不许叫我大哥。”他在我胸口捶我一拳说：“在我女朋友面前，也不许你那么叫我。”

下午5点45分，我就已经到了“天使”酒吧门口，就是我前文中提到酒的那个酒吧，那会儿它就已经在那里了。那天我是第一次去那家酒吧，因为担心迟到就提前出发了一会儿，结果早到了15分钟，就只好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王京和他的女朋友。我可不想那么早就坐在酒吧的桌子旁干等人。

快到6点钟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悄悄走近我，轻声问我说：“要光盘吗？小兄弟。美国大片、国产电影，什么样儿的都有。”

“不需要，谢谢！”我说。我马上就要进酒吧去和人喝酒了，还买什么盗版光盘。我看看手表，转身朝酒吧门口走去。

也是7月，北京最炎热的季节。一个女孩从对面朝我这边跑过来，眼看就要与我撞个满怀。我立马一个侧身，友好地让她先过去了。她回头朝我莞尔一笑，说一声：“谢谢您！”她笑的真是好看，我心情大悦，也笑着对她说一声：“不客气。”

差点忘了告诉你，她不仅笑的好看，长得更好看。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一张白皙标致的瓜子脸，乌黑的长发向上盘成一个圆圈，露出细长圆润的脖子；她上身穿一件天蓝色的短袖T恤，下身穿一条白底碎花的休闲短裤，脚穿一双肉色的低跟凉鞋。对我说完谢谢，她苗条的身影轻盈地一转身，走进酒吧去了。

我紧跟着走了进去，看到那女孩居然一个人坐在了一张空着的桌子旁。我紧挨着她找了一张空桌子也坐了下来。她似乎认出了我，又对我莞尔一笑，却不说话。

我也对她微笑致意，琢磨着是不是应该请她喝一杯什么的。这时候王京走





进了酒吧。

“哈哈，我来晚啦！”他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爽朗地大笑着。

“不晚，刚好6点。”那女孩和我一起说。

我们互相看一眼，又异口同声地说：“你就是……”

“哈哈，我来介绍。”王京把我拉到女孩的那张桌子旁一起坐下，先指着我对她说：“这就是我中午跟你说的我那个同事，叶天。”我看见她似乎皱了一下眉头，但是又马上微笑着对我说声：“你好！”

王京又指着她对我说：“这就是我女朋友，梅红。”

“梅红？！”我惊讶地脱口而出。

“怎么了？”王京有点好奇地看着我。

“是三八妇女报的文学编辑梅红吗？”我连忙问。

“是啊！她那么有名吗？”王京很快又恢复了他那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还没等我开口说下一句，这时梅红说话了：“刚才王京说到你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听着有些耳熟。你是不是给我们报社投过稿的？”

“是啊，是我。”我兴奋得大叫起来说：“我的处女作就是你给我发表的啊！”

“真的是你吗，那的确太巧啦。”梅红似乎也有点兴奋，转身看着王京说：“我想起来了，我给他发表过作品呢，他是我的一个作者。”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王京举起酒杯，大笑着说，“难得啊，难得！来，为相逢干杯！”

“干杯！”我和梅红同时举杯说。

喝完酒，王京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搂着梅红的腰说：“这家伙可不简单，来我们报社两个月不到就转正了。我当年还干满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呢！”

梅红赞许地看我一眼。我跟你讲，她看我的那一眼比王京夸我的十句话还要让我高兴。王京那家伙太有福气了。

我嘴上却说：“那还不是你领导有方。”忽然又灵光一闪地接着说，“也得谢谢你女朋友，要不是她，我可能连报社的大门都进不去呢！”

梅红好奇地问：“怎么还要谢我？你进他们报社与我有何关系？”

“我把你替我发表的文章寄给了报社，好证明我文笔不错啊。如果没有那几篇文章，社长恐怕都不会多看我一眼。”我说。

“原来是这样。”她认真地想了想说，“那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不用谢